

蔣光慈詩集



10009815726186

# 我的心靈

我旅行在這廣漠的空間裏，  
無意地吃了許多花菓；  
我那知道花果的蜜汁  
會變成了我的心靈呢？

我逗遛在這綿延的時間裏，  
無意地聽了許多哭笑；



60369

1



我那知道哭笑的音流  
會變成了我的心靈呢？

我的心靈啊！

因為你是花菓的蜜汁變成的，  
你纔這般地纏綿而溫情；  
因為你是哭笑的音流變成的，  
你纔這般地熱烈而深沉。

我的心靈啊，

風雨奔騰時，  
我細聽你的慷慨歌聲；  
雲霞開飛時，  
我細聽你的徘徊低吟。

有時我覺着宇宙的琴流，  
漫蕩着我的耳鼓；  
我的心靈總是緊緊地和着  
一拍——一拍兒地低奏。

有時我覺着我的心靈飛去了，  
與那全人類的心靈同化；  
我雖然還聽着不斷的歌吟，  
却分不清是那一個的聲音了。

有時我聽着痛苦人們的哭聲，  
我的心靈就顫動着不已；  
也許我的心靈故意地迫我罷，  
爲什麼我因此流了許多熱淚呢？

有時我聽着強暴人們的笑聲，  
我的心靈就熱跳着不已；  
也許我的心靈故意地迫我罷，  
爲什麼我因此生了許多厭恨呢？

我的心靈使我追慕

那百年前的拜輪：

多情的拜輪啊！

我聽見了你的歌聲了，

自由的希臘——

永留着你千古的俠魂！

我的心靈使我追惋

那八十年前的海涅：

多情的海涅啊！

你爲什麼多慮而哭泣呢？

多情的詩人

可惜你未染着十月的赤色！

一九三三，一，二。

## 昨夜裏夢入天國

昨夜裏夢入天國，

那天國位於將來嶺之巔。

牠真給了我深刻而美麗的印象啊！

今日醒來，不由得我不長思而永念：

男的，女的，老的，幼的，沒有貴賤；

我，你，他，我們，你們，他們，打成一片；



什麼悲哀哪，怨恨哪，鬥爭哪……  
在此邦連點影兒也不見。

也沒都市，也沒鄉村，都是花園，  
人們羣住在廣大美麗的自然間。  
要聽音樂罷，這工作房外是音樂館；  
要去歌舞罷，那住室前面便是演劇院。

鳥兒喧喧，讚美春光的燦爛，  
一聲聲引得我的心魂入迷。

這些人們真是幸福而有趣啊！  
他們時時同鳥兒合唱着幽妙曲。

花兒香薰薰的，草兒青滴滴的，  
人們活潑潑地沉醉於詩境裏；  
歡樂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歡樂啊！  
誰個還知道死亡勞苦是什麼東西呢？

喂！此邦簡直是天上非人間！  
人間何時纔能成爲天上呢？

我的心靈已染遍人間的痛跡了，  
願長此逗遛此邦而不去！

一二，一。

## 懷拜輪

若說天才是聰明的，

爲什麼天才的遭遇比人們更寥落而痛苦？

若說天才是愚鈍的，

爲什麼天才的感覺比人們更銳敏而深入？

在陰沉的黑暗的世界中，

雲霧密布，遍地淒涼，

人們屈服於權威之下方。

看啊！滿眼都是地獄，

向何處尋得着自由之鄉？

祖國既不我留，

旅居那夢想的金色的印度罷，

喂！更屬渺茫！

在人類悶塞的時候，

在權威兇逞的時候，

只聽得詩人不恭順的高叫：

自由，  
自由，  
自由……

拜輪啊！

你是黑暗的反抗者，  
你是上帝的不肖子，  
你是自由的歌者，  
你是強暴的勁敵。  
飄零啊，毀謗啊……

這是你的命運罷，  
抑是社會對於天才的敬禮？

我嘗夢遊於希臘之海濱，

回憶歷史的往事，

追尋詩人仗義的跡痕。

在海波蕩漾的聲裏，

在海鳥婉叫的聲裏，

在海風嘯嗷的聲裏，

彷彿聽見當年詩人哀弔古國的悲吟。

我啊！

我生在東方被壓迫之邦，

我的心靈充滿了屈辱的羞憤！

百年前你哀弔希臘的不振，

百年後我今乃悲故土的沉淪。

我們同爲被壓迫者的朋友，

我們同爲愛公道正誼的人們：

當年在尊嚴的貴族院中，

你挺身保障搗毀機器的工人；



今日在紅色的勞農國裏，  
我高歌全世界被壓迫者的革命。

我們——永遠

反對兇殘的強盜，

反對無恥的富人，

反對作惡的上帝，

反對一切遮蔽光明的黑影。

拜輪啊！

十九世紀的你，



二十世紀的我；

際此詩人歿後百年的紀念，

我真說不盡我的感想之如何！

拜輪歿後百年紀念日作。



# 海上秋風歌

海上秋風起了，  
吹薄了遊子之衣；  
到處都是冷鄉呵，  
我向何方歸去？

海上秋風起了，  
吹得了大地蒼涼；

滿眼都是悲景呵，  
望雲山而惆悵。

海上秋風起了，  
吹顛了我的詩魂；  
觸目頻生感慨呵，  
哀祖國之飄零。

一九二五，十。

## 懷都娘

秋風漸漸涼起來了，  
使我更憶那已到深秋的莫斯科：  
樹葉想早已落盡了，  
但是都娘你還是從前一樣康健麼？

『願這一張小小的畫片兒  
爲你我二人永遠友愛的押禮；』

維嘉！你應常常地憶念呵！  
這是你送給我像片上的題語。

『維嘉！回到那不自由的中國去，  
好好把自己的熱血攪合被壓迫人們的酸淚！  
去罷！我祝你的將來……』  
這是你當我臨行時的贈語。

當我臨去莫斯科的前一日，  
在你的家裏，你斜臥在床上，

我摩着你的頭髮，伏着你的身子，

我的心做第一次最難受的戰慄。

『都娘！我本不願墮入情海裏，

但是現在我不能自持；

給我一個溫柔安慰的蜜吻罷！

此生我將長念而永憶。』

我大胆地向你哀說了，

却又怕聽着你的答語。

『維嘉！你是個好孩子，



我真正地愛你且明白你；

但是我倆不過是朋友啊，

我們不必過於悲哀……分離……

你盼望着你的將來罷，

那將來可以使你愉快而欣喜。」

你竟笑嘻嘻地給了我溫柔安慰的蜜吻，

你竟很暢達地給了我溫柔安慰的答語；

你所給我的真是無量啊！

此生我將長念而永憶。

你常爲我唱革命之歌，  
你的歌聲悲壯而蒼涼；  
你常爲我唱失戀之歌，  
你的歌聲哀婉而悠揚。  
但是現在我聽不着你的歌聲了，  
空向那渺無涯際的雲天悵望！

秋風漸漸涼起來了，  
使我更憶起那已到深秋的莫斯科：  
樹葉想早已落盡了，

但是都娘你還是從前一樣康健嗎？

一九二〇年七月

## 也或者你太過於豐豔了

也或者你太過於豐豔了，

我沒有被你愛的福氣；

姑娘，請你寬恕我罷！

我願永遠地將你忘記。

蜜蜂有意地飛到玫瑰花前，

本願誠意地表示心中的愛戀；

可是她既然不願領受了，  
蜜蜂又何必煩惱而盤旋？

惹人的春風總是緩緩地吹，  
我的心兒總是躍躍地動；  
姑娘，我雖願意忘記你，  
但是我懷着無涯的隱痛！

夕陽還有戀着芳草的柔情，  
朝霞也得在海波中遺留片影；

但是我在你的心中啊，  
是否也曾印了一點兒斑痕？

姑娘，你是一個有福氣的，  
你怎能愛戀到這個無福氣的我？

我知道你難於了解我，  
但是這個不了解啊，好生教我難過！

姑娘，你是一個有福氣的，  
你絕不會愛戀到這個無福氣的我；

我現在願意將你忘記了，  
但是這個忘記啊，教我好生難過！

一九二五，二，四。

## 我要回到上海去

我要回到上海去，

我與上海已有半年的別離；

這半年呵！我固然奔波瘦了。

上海的景象也有許多更移的。

我要回去看一看——

牠是否還像我的舊遊地。



聽說南京路堆滿了許多般紅的血跡，  
聽說英國人槍殺中國學生工人當玩意；

我要回去看一看——

上海人究竟還有多少沒有死；

那般紅的血跡是否已被風雨洗了去，

那無人性的鎗聲是否還是拍拍地不止。

聽說我的許多朋友入了監獄，

聽說有許多熱烈的男兒憤得投江死。

我要回去看一看——

他們究竟沒有受傷的還有幾；  
乘空問一問他們那鎗彈是什麼味，  
他們未被打斷的還有幾條腿。

聽說上海大學被洋兵佔了去，  
聽說我的學生被稱爲過激；  
我要回去看一看——  
我教書的老巢是否還如昔；  
那學生被驅逐了向何處去，  
那洋兵是不是兇狠的狗彘。

我要回到上海去！

我要回到上海去！

我要回去看一看……

那黃浦江的水是否變成了紅的；

那派來屠殺的兵艦在吳淞口一來一往的，

我要數一數牠們到底有多少隻。

我要回到上海去！

我要回到上海去！

我要回去看一看——

那紅頭阿三手裏的哭喪棒是否還是打人不顧死；

那一些美麗的，美麗的外國花園，

是否還是門口寫着中國人與狗不準進去。

我要回到上海去！

我要回到上海去！

我要回去看一看

那些被難烈士的墳土是否還在濕；

乘空摸一摸未死人的心上是否還有熱氣，

或者他們還是卑劣的，卑劣的如豬一般的睡。

我要回到上海去，

我與上海已有半年的別離；

這半年呵！我固然奔波瘦了，

上海的面目難道還是從前一樣的？

我要回去看一看——

牠是否還像我的舊遊地。

一九二五。九，十二，於北京。

# 北京

北京，北京是中國的首都，  
這裏充滿着冠冕的人物；  
我，我是一個天涯的飄泊者，  
本不應在此地徘徊而踟躕。

從前我未到北京，  
聽說北京是如何的偉大驚人。

今年我到了北京，  
我飽嘗了北京的污穢的灰塵。

這裏有紅門綠院，  
令我想像王公侯伯的尊嚴；  
這裏有車馬如川，  
令我感覺官僚政客的靦顏。

東交民巷的洋房嶄然，  
東交民巷有無上的威權。

請君看一看東交民巷的圍牆上，  
那裏有專門射擊中國人的砲眼。

中央公園在北京中央，  
來往的人們都穿着綺褂羅裳；  
請君看一看遊客的中間，  
找不着一個破衣襤褸的兒郎。

北京的富家翁固然很多，  
北京的窮孩子也真不少；



諸君看一看洋車隊伍的中間，  
大半都是窮孩子兩個小手拉着跑。

北京，北京是中國的首都，  
這裏充滿着冠冕的人物；

我，我是一個天涯的飄泊者，  
本不應在此地徘徊而踟躕。

從前我未到北京，  
聽說北京是如何的繁華有趣；

今年我到了北京，  
我感覺着北京是灰黑的地獄。

這裏有惡浪奔騰，  
衝激得我神昏而不定；  
這裏又暮氣沉沉，  
掩襲得我頭痛而心驚。

一九二五，八，二八，於北京旅次。



# 在黑夜裏

——致劉華同志之靈——

1

我還記得我初次遇見你，

在一間窄小不明的亭子間裏；

那時人是很有幾個呵，

但我不明白我爲什麼只驚奇地，

對於你，對於你一個人特別注意。

那時你穿的灰痕點點的老布長衫，  
你的頭髮蓬鬆着似許久未進理髮店；  
但是你那兩隻大眼放射着勇敢的光芒，  
你的神情證明你是一個英武的少年，——  
這教我暗地裏時向你瞟眼偷看。

我們先談一些政治，戀愛，東西南北天，  
後談到一個正題……怎麼幹？  
你說，『不要緊，我去，我當先，

反正我這一條命是九死餘生的了；  
爲自由，爲反抗而死的畢竟是好漢！」

你又說，「黑夜總有黎明的時候，

我不相信正義終屈服在惡魔手！

我只有奮鬥，因爲我什麼都沒有……」

你的話如火焰一般的熱烈，飛流，

我的心，你的心呵，任冰山也冷不透！

2

有一次晚上我提筆擬寫一篇「哀中國」，

我伏在棹上總是遲遲地不下筆寫。  
我又想像我們現居的這一個世界，  
是一個黑暗沉沉，陰風慘厲的永夜；  
雖然永夜終有要放黎明的時候，  
但是當東方未曙，朝霞未白的以前呵，  
這地獄的生活如何能令人消受得？！

這個當兒門咋呀一聲，你進來了，  
一個兩眼閃灼神氣英武的少年；  
一時間我畏敬地向你看，『朋友，

你手裏拿的這一捲是不是傳單？」

「是呵，我們又要將血戰……明天……」

你逼我對於你起一種深沉的感覺，

你——一個偉大的戰士立在我面前！

雙十節起了暴雨狂風，

天妃宮內濺滿了鮮紅的血痕；

在「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聲中，

可惡的惡賊呵！把忠誠的黃仁送了命。

你也是這一天應被犧牲的一個呵，



但你只挨幾個老拳；總算微倖，  
總算給你了再活過一年的光陰……

3

你嘗爲我述自己飄泊的歷史；  
你說你是無產者——從頭算到底。  
你也曾當過兵士，赴過前敵，  
領略過那子彈在頭上紛飛的味；  
你也曾做過苦工，受過凍餓，  
深知道不幸者的命運是痛苦的。

你說，『就是現在當讀我書的時候，也總未曾過過一天幸福的日子！今天麵包，明天衣服，後天書籍……我縱刻苦用功又哪能安心呢？』  
唉！朋友，我要復仇，我要反抗，我與這黑暗的社會呵，誓不兩立！』

唉！若說人間尚有正義，  
爲什麼惡者歡歌而善者哭泣？  
爲什麼逸者奢淫而勞者凍餒？

難道說這都是上帝所註定的？  
劉華呵！你是不幸者的代表，  
你是上帝的叛徒，黑暗的勁敵！

4

你有領袖的天才，指揮的能力，  
你毅然獻身於工人的羣衆裏；  
數萬被外國資本家的虐待者，壓迫者，  
慶幸呵，得了一個光明的柱石。

顧正紅的慘死鼓動了熱潮，

南京路的鎗聲，呼號，血濺，鬧不分曉；  
就是黃浦江呵也變了紅色，  
就是這偉大的上海呵也全被殺氣籠罩了。

你領着數萬被壓迫者尋找解放的路，  
努力爲自由，人權，正義而奮鬥；

我想像你那奔馳勞苦的神情，  
唉！我只有一句話，『偉大呵，你的身手！』

但是友人和仇敵是不並行的，

光明哪能不受黑暗的侵襲？

於是他們，被壓迫者的仇敵，

一定要，唉！一定要殺死你……

5

陰雲遮蔽了光明的太陽，

在北風削削的靜安寺路上，

一個剛出病院的少年行走着，

我們還可看出他的脚步跟踉樣

行走着，行走着，俯頭在思量，

忽然圍上來幾個紅頭阿三，荷着鎗，

還有兩個中國狗仔把手銜上：

『走！走！走！』

巡捕房，巡捕房，巡捕房……』

工作太勞苦了，你便進了病院；

「罪過」太犯大了，你便入了監獄；

呵！朋友，什麼病院，監獄 一樣，

在惡魔橫行的時候橫豎無處是安樂地！

到處是黑暗，是荆棘，是囚城，

不奮鬥便有死——哪裏是逃跑的道路呢？

你當時高亢地說，『去就去，  
到巡捕房裏去，到巡捕房裏去呵……  
且看你們這些惡鬼將我如何處治。』

帝國主義者的惡毒，  
軍閥的鎗，  
本家的錢，  
結合起來打成一片，  
於是在黑夜裏，  
在霜風怒號的聲中，  
結果了，  
唉！  
結果了一個爭自由的少年！  
四個穿黑衣的警察，  
一個巡官，  
如陰鬼一般將你偷偷地探出荒原。

先脫下了你的衣服，然後啪地一聲，

唉！完了，完了，完了呀！

你永遠地——永遠地拋却了人間！

天空中的星星兒亂閃淚眼；

黃浦江的波浪兒在嗚咽；

這時什麼人道，正義，光明——不見面，

但聞鬼哭，神號，風嘶，夜鳥在哀怨！

唉！我的朋友，我的同志，我的戰士，

你未在天妃宮內公然被走狗們打死，



你未在南京路口被鎗殺在羣衆前，  
但在黑夜裏被劊子手偷偷地處死，——  
我知道你雖死了，你的心不眠。

6

我待要買幾朵鮮花獻給你靈前，  
盡盡生前同志的情誼——痛哭一番；  
但誰知你死去屍身拋在何處，  
在叢亂的野塚間抑在無人可尋的海邊？  
或者在黃浦江中已葬了魚腹？  
或者在那野僻的荒丘被野獸們飽噬？

哎哟！我的朋友呵！你死了，  
但你死了這樣慘……慘……慘……

數萬工人失了一個勇敢的領袖，

現在也同我一樣揮着熱淚哭；

在他們那潔白的心房內，簡單的想像中，  
這巨大的悲哀將永無盡頭。

唉！我的朋友，我的同志，我的戰士，

你雖死了，你雖慘死了，

但你的名字在人類解放的紀念碑上，

將永遠地，光榮地，放射異彩而不朽。

一九二五，十二，二一。

## 血祭

在此慘澹的今日，在此不可忘却的今日，  
我的心靈上起了千萬層悲痛和羞憤的波紋；  
我欲哭無淚，我欲號無聲，我欲殺又無兵刃，  
我只有深深地悲痛，深深地羞憤！羞憤！

我憶起南京路上的鎗聲，呼號，痛跡，  
和那沙碁的累累的積屍，漢江的殷紅的血水，

一切外國強盜向我們所施的殘暴，無理……  
我就是叫我全身不戰慄，唉！又怎麼能夠呢？

說什麼和平正義，說什麼愛國要守秩序，  
等我們都被殺完了，還有向劊子手講理的機會？  
可憐的弱者呵，受人污辱踐踏的羣衆呵，  
醒醒罷！須知公理對於弱者是永遠沒有的！

頂好敵人以機關鎗打來，我們也以機關鎗打去！  
我們的自由，解放，正義，在與敵人鬥爭裏。

倘若我們還講什麼和平，守什麼秩序，  
可憐的弱者呵，我們將永遠地——永遠地做奴隸！

血衣亭中懸掛着許多件令人傷心慘目的血衣，  
烈士墓前空擺着許多花圈，石碑和奠禮；  
我們的仇還未報，我們的冤還深沉在海底，  
我們如何對此今日的去，去年的今日？

在此慘淡的今日，在此不可忘却的今日，  
我的心靈上起了千萬層悲痛和羞憤的波紋；

我欲拿起劍來將敵人的頭顱砍盡，  
在光榮的烈士墓前高唱着勝利的歌吟。

五卅流血週年紀念日

## 鴨綠江上的自序詩

我曾憶起幼時愛讀游俠的事跡，  
那時我的小心靈中早種下不平的種子；  
到如今，到如今呵，我依然如昔，  
我還是生活在令人難耐的不平的空氣裏。

我也曾愛幻游於美的國度裏，  
我也曾做過那溫柔的蜜夢，



我也會願終身依傍着花魂，  
撫摩着那仙女的玉膩的酥胸……

但是到如今呵，消散了一切的幻影，  
留下的只有這現在的，真實的悲景！  
我願閉着眼睛追尋那仙女的歌聲，  
但是我的耳鼓總爲着魔鬼震動得不甯。

是的，我明白了我是爲着什麼而生存，  
我的心靈已經被刺印了無數的傷痕，

中華民國十七年九月十五日初版  
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十五日再版  
中華民國十九年五月十三日三版



不 准 翻 印

每册官價大洋二角

麟

辦者

鄭碧

泉送德仁

著 作 者

蔣 光 慈

發 行 者

現 代 書 局  
上海四馬路